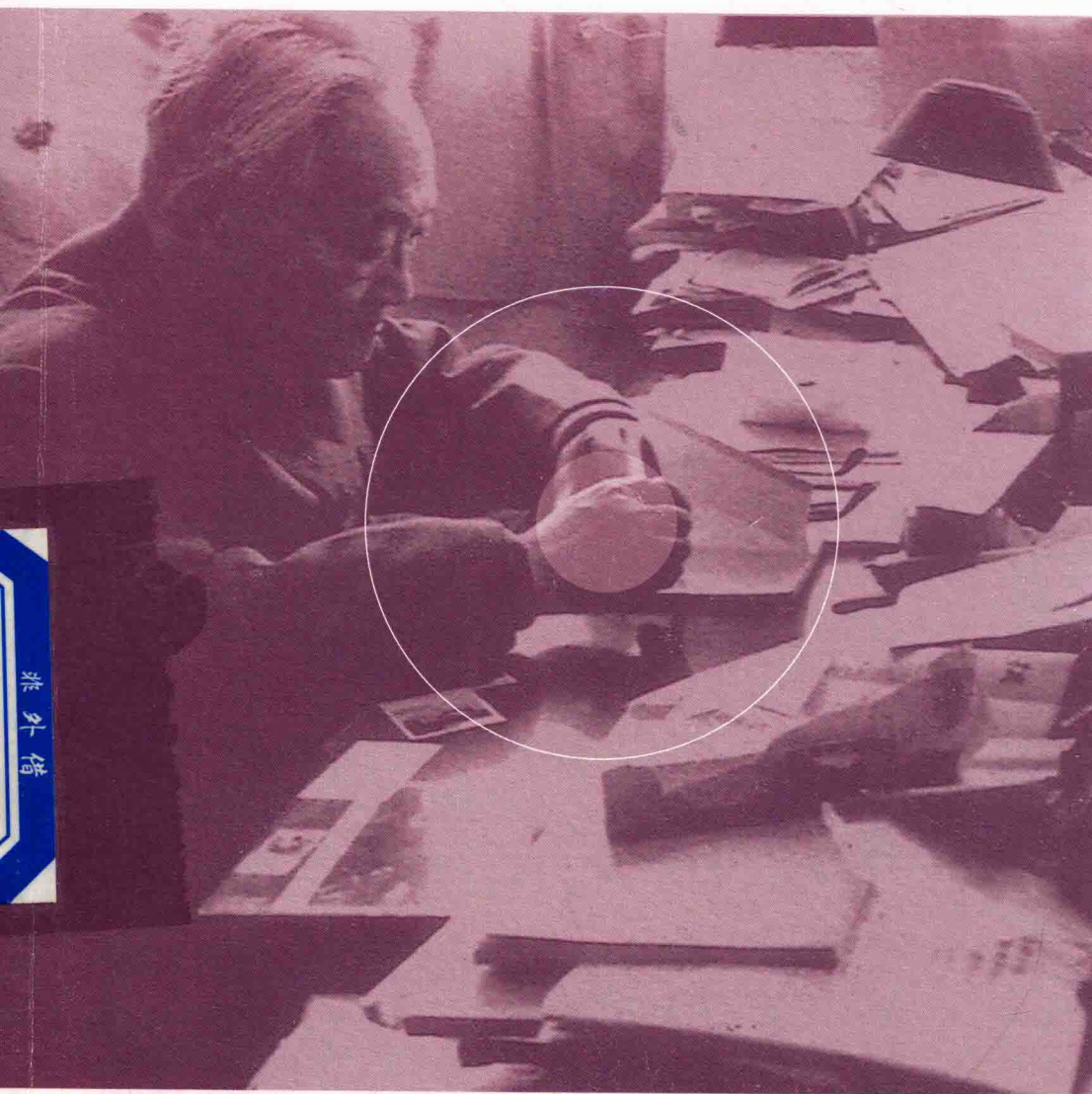


明 / 我  
长 相 忆

走近巴金四十年

陈丹晨 著



海外借

明  
／  
我  
长  
相  
忆

| 走近巴金四十年

Copyright © 2017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我长相忆：走近巴金四十年 / 陈丹晨著；陈丹晨等摄影

—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7.1

ISBN 978-7-80768-069-7

I . ①明… II . ①陈… III . ①巴金（1904-2005）—  
文学研究 IV .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3905 号

策 划 人 李 昕

责任编辑 苏 毅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3.5

字 数 170 千字 图 40 幅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52612； 邮购查询：010-84010542）

# 目 录

## 一 “巴金迷” 1

过去的记载 1

我的记忆 8

## 二 初访 13

一个采访选题 13

见到了他 19

他的家 24

他的信 26

## 三 夜访 31

访越文章 31

思念 34

寻觅 38

夜访 42

暗夜 45

#### 四 《巴金评传》 52

巴金作品还有生命力吗? 52

情义 55

写传 58

《评传》出版 66

#### 五 荆棘丛生 71

渴望多写 71

独立思考 74

为文学成绩高兴 77

创建文学馆 81

荆棘丛生 86

#### 六 爱国者 90

笑谈西湖 90

关于《苦恋》 94

反思“文革” 97

爱国者 102

宽容 108

## 七 香港十八日（一） 114

随访香港 114

初读 119

香港中文大学（一） 122

香港中文大学（二） 125

## 八 香港十八日（二） 129

颁授典礼 129

挚爱年轻人 134

会议活动 140

旧雨新知 143

## 九 三瓶酒 149

三瓶酒 149

关怀 153

病痛 157

## 十 “紧箍咒” 162

《紧箍咒》 162

《随想录》完成后 163

不能容他 166

## 十一 浪花四溅 169

小浪花 169

青浦会议 170

成都会议 173

北京会议 176

## 十二 灵隐长谈 178

《巴金的梦》 178

可以出个批判集 181

特立独行 187

告别 193

畅谈人生 197

## 十三 后来 202

后来 202

送巴老远行 205

## 后记 209

# 一 “巴金迷”

## 过去的记载

一九二九年，巴金带着他的中篇小说《灭亡》走进了文坛，由此引发了一场文学“冲击波”，许许多多青年读者狂热地争读、谈论巴金的作品。人们对着这个陌生的名字，好奇地探问道：“巴金是谁？”

发表连载这篇小说的《小说月报》是当时历史最久、影响最大、销行超过一万多份的大型权威的文学杂志，但是编者却也只能无奈地回答说：“连我们也不能知道，他是一位完全不为人认识的作家，从前似也不曾写过小说，然这篇《灭亡》却很可使我们注意的。”<sup>1</sup>

到了年终，《小说月报》编者又一次高兴地总结说：一九二九年这个年度里，该刊发表的巴金的《灭亡》，老舍的《二马》是两部“很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极博得批评者的好感”的作品，并预言“他们将来当更有热烈的评赞的机会的”。<sup>2</sup>这个预言后来得到了应验。许多批评家发表评论，认为是少见的优秀作品，“轰动当时（一九二九年）文坛的杰作，当首推《小说月报》上登载的巴金的《灭亡》”。<sup>3</sup>“在怠惰和疲惫

---

1 《小说月报》第20卷4月号。

2 同前12月号。

3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书局1933年版。

的状态下支持着的文坛上，近年来只有巴金可以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一个。”<sup>1</sup>有一位青年读者给《开明》杂志写信说：“这部书（指《灭亡》）实在有激动人心之效”，自己原有的享乐主义被它打消，“情愿去为大众工作”。<sup>2</sup>

现在人们都已知道，当初巴金写作这部小说时，并没有想到借此走上文坛当作家。他那时正热衷于做一个革命家。因为革命跌入低潮，无政府主义运动正趋于分化、衰落，他深感苦闷。因此，他一再说：“横贯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的悲哀，固然我是流了眼泪来写这本书的。”“我是为了自己，为了倾诉自己的悲哀而写小说。”他在法国留学期间，为了倾诉、宣泄自己的苦闷，常常在笔记本里陆陆续续写了一些互不连贯的片断，然后整理改写成这部小说。他仍然想像过去写的那些宣传无政府主义译著那样，准备自费出版，仅此而已。他托在国内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周索非，代为将他已译成的著名国际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的《近代戏剧论》的稿费，用作印刷《灭亡》一书的费用。周索非在看到这部书稿后，却自作主张推荐给当时正在主持《小说月报》编务的叶圣陶，叶是五四运动后出现的著名作家，对此十分激赏，决定采用发表。就这样一个偶然因素，使巴金的人生道路有了一个转变，从做一个革命家的梦，改为文学之梦，并将执着追求的人生信念和汪洋恣肆的激情，倾注在文学写作之中，从此写作了一辈子。

因此，从《灭亡》这个作品的创作和它后来产生的社会效应来说，最主要的是巴金用自己的真挚感情点燃了当时青年的心。他所倾诉的苦闷，他描写的杜大心的悲剧，恰恰正是表现了时代的苦闷，才会激起如此众多的青年读者强烈的共鸣。

巴金沿着这样一条创作路线，继续写作了《新生》《海的梦》《爱

---

1 《1932年中国文艺年鉴》，现代书局1933年版，上海。

2 《开明》杂志第2卷第20期。

情的三部曲》等等大量有影响的富有浪漫激情的中短篇小说，同时又创作了以《家》（一九三二年）为代表的写实主义长篇小说：既保持了原有的酣畅热情的笔触，又更注意人物性格和潜在内心的刻画、细节的真实生动的描写，在更广阔的历史层面上，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家族史、两代人的冲突、吃人的礼教、人性的觉醒和对自由的呼唤、乡绅官府的压迫和学生反抗……）作了相当深刻的揭示和剖析。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在文学领域里，较有分量的长篇小说竟仍寥若晨星，像《家》这样史诗式的全景式的批判封建专制、张扬个性解放、呼唤自由民主人道精神的长篇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品，似乎可以说是第一部。像高觉慧那样一些敢于向封建家庭挑战、决裂，投身创造新世界之路，以及像觉新等许多个性鲜明的青年的艺术形象都是崭新的，因而成为现代文学画廊中的艺术典型，使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

正是因为巴金挟着这样两类不同的艺术风格，但都具有青春激情和生命活力的作品，来到三四十年代的青年读者中间，引发了一股狂飙似的读书热潮，几乎成了鲁迅以外另一青年精神导师，尽管这是完全出乎巴金所预料的，更不是他所追求和希望的。

现在我们试着列举一些历史事实：

李健吾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批评家。他用笔名刘西渭写的评论文章总是文采斐然，情理并茂。他是巴金的好朋友，一九三五年就对巴金的作品有割切的剖析和严肃的探讨。他认为，巴金的作品中“爱是为了人类，他的憎是为了制度”。巴金作品所以如此打动青年读者，是因为“他的心燃起他们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们悒郁不宣的感受”。于是，“你可以想象那样一群青年男女，怎样抱住他的小说，例如《雨》，和《雨》里的人物一起哭笑。还有比这更需要的！更适宜的！更那么说不出来地说出他们的愿望的！”他喟叹：“巴金是幸福的！”“幸福的

巴金先生！”<sup>1</sup>

著名诗人臧云远，抗战初期，曾在长沙、武汉参与创办民族革命大学。他记述了一段招考青年学生时的见闻：“在这之前（指一九三八年八九月间），巴金路过武汉，我请他到法租界‘美的’咖啡馆去吃咖啡。我告诉他，这两个月为了给二战区的民族革命大学招生，我负责口试与几千个救亡青年谈话，内中有一千几百人，说是喜欢文艺的，问他们：‘读过谁的作品？’‘巴金。’‘你喜欢谁的作品？’‘巴金。’差不多是异口同声。可见巴金的《家》在当时是风靡一时，在青年心中，变成了反对封建出走家庭，向往光明的艺术力量了。……”<sup>2</sup>

这样类似的情景，我从另几位文艺界前辈，如曾是延安鲁艺教员的陈荒煤、严文井那里不止一次听说过，说：那时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很多不是读了马克思主义，而是读了巴金作品以后，参加抗日救亡，投身革命事业的。荒煤在文章中说：他“真正认识到巴金作品的影响，还是一九三八年冬天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招考文学系青年学生的时候。……这些同学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们千里迢迢冒着危险奔向延安，爱好文学，投考鲁迅文学系，……要革命，思想上的许多变化，是受了巴金作品的影响！”<sup>3</sup>

我还访问过老作家黄源，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与巴金一起共事编辑《译文丛书》。他也说：“抗战初期我在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工作，遇到过很多从上海等城市去的青年，是因为受巴金等人作品的启发，才有了反抗旧社会的觉悟，产生了革命的热情。在这点上，巴金是站得住的。”<sup>4</sup>

抗战期间，即使在南海偏隅的香港，也有大量读者狂热喜爱他

---

1 《李健吾文学评论选》，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3页。

2 《南艺学报》1979年第2期。

3 《心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人民日报》1982年6月16日。

4 1979年7月20日记录于北京。

4. 明我长相忆，走近巴金四十年

的作品。那是刊登在《立报》上的一篇短文，题为《关于“巴金”的话》，作者方野说：“昨天（二十四日）在《言林》看到青年读者君的《巴金的新著》，使我想起巴金先生著作的销路来。在重庆，他的新著《秋》每本卖到七八元，尚被争抢一空！在香港，听说作家作品销路最大的，要算巴金和林语堂两位。巴金先生的著作，对于一般现代青年，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男女青年学生，具着很大的吸引力，确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也正如读者君所说：‘现代青年男女谁个不爱读巴金先生的小说？’”<sup>1</sup>

一九四二年，评论家王易庵在文章中介绍说：他有一次到苏州去，和当地文学青年颇多接触，明显感到他们对巴金作品的爱好，“口有谈，谈巴金，目有视，视巴金的作品，只要两三个青年集合在一起，你就可以听得他们巴金长，巴金短的谈个不歇，……”在上海，“《家》《春》《秋》，这三部作品。现在真是家弦户诵，男女老幼，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改编成话剧，天天卖满座，改摄成电影，连映七八十天，甚至连专演京剧的共舞台，现在都上演起《家》来，藉以多多号召观众了。一部作品拥有如许读者和观众，至少这部作品可说是不朽的了。”他接着分析其中主要原因，和李健吾的看法一样，“是在于他具有丰富热烈的感情，贯穿于他文字中间的是对人间的热爱……”因此引起青年读者“内心热烈的共鸣，……深受青年读者的欢迎了”。<sup>2</sup>

又有一位作者描述得更为生动，请看：“要是你生活在学生青年群中，你便可以看到巴金的作品怎样地被喜爱。尽管大热天，尽管是警报，绿荫下，岩洞里，总有人捧着他的作品狼吞虎咽，上课，尽管老师讲得满头青筋，喉头像火，他们却在讲台下尽看他们的《家》《春》《秋》，有时泪水就冒充汗水流下来，夜半巡宿舍，尽管灯光似磷火，

---

1 《立报》1940年12月2日。

2 王易庵：《巴金的〈家〉〈春〉〈秋〉及其他》，上海《杂志》月刊第9卷第6期，1942年9月10日。

也有人开夜车，一晚上吞噬了六七百面的《秋》并非奇怪。而到书店，口袋里有钱，则唯巴金是问，无管那是好是歹，是散文是小说，无钱，则扫着贪婪的眼光，若是稍不自私的书主，肯把书出借，半月一月后，准是没有了封面。”“这是人们经常挂在他们的口上：反抗家庭的，说是《家》的‘觉慧’、‘觉民’，‘作揖哲学’的是‘觉新’……对于妇女群，她们更落落数得出像‘梅’、像‘鸣凤’、像‘瑞珏’……总之，他（她）们记得烂熟，他们谈论得唾沫四射，有如书场争辩《三国志》或《封神演义》《水浒传》的人物和事件。”<sup>1</sup>

这些评论家、学者一反平日正襟危坐、板着面孔论道的样子，竟都是不约而同地用那么热情、形象、生动的文字描述巴金迷们的如痴似醉，可见其真实、普遍；也说明评论家、学者也被感动了的事实。

法国传教士明兴礼博士在四十年代后期，与巴金有过多次通信，讨论巴金与西方文化思想的关系；一九四六年还曾访见过巴金。他在他的著作《巴金的生活与著作》中认为：“巴金小说的价值，不只是在现时代，而特别在将来的时候要保留着，因为他的小说是代表一个时代的转变，这好似一部影片，在上面有无数的中国人所表演的悲剧。作者个人的经历的叙述，在很多青年的心中引起了共鸣。为什么《家》会有这样大的收效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代表了中国大多数青年的自传。”<sup>2</sup>

他还引述了另一位传教士卜相贤在《中国学生》中的一段记事：“我多次问学生们最喜欢读什么书，他们的答复常常是两个名字：鲁迅和巴金。这两位作家无疑是一九四四年的青年的导师。让我看来，巴金对学生们的影响好像比鲁迅先生的更大一些，所以他负的责任也比较重。我常听青年人说：巴金认识我们，爱我们，他激起我们的热烈

---

1 林莹聪：《论巴金的〈家〉〈春〉〈秋〉及其他》，柳州文丛出版社，1943年版。

2 《巴金的生活和著作》，文风出版社，1950年中文版，第68页。

的感情，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他了解青年男女被父母遗弃后生活的不幸，他给每个人指示得救的路：脱离父母的照顾和监视，摒弃旧家庭中的家长，自己管自己的生活。对结婚问题，是青年们自己的事，父母不得参与任何意见。……”<sup>1</sup>

卜相贤与巴金并未见过面，只是作为一个当事人的亲见亲闻，提供的这个情况，是一段非常重要而可信的证词。他进一步证实了李健吾的话。可以看出，当时青年读者把巴金看成可以向他倾诉心事的可信任的导师和朋友，看成愿意跟随他所指示的道路前行的先行者。这就远远超越了对于一般作者的所谓喜爱、崇拜之情。更不是现在有些评论者用一些流行的时尚说法，或所谓现代新文艺观妄加评论，说巴金作品是“煽情感伤”“抽象夸张”的通俗传奇，是那时传媒、商业社会制造出来的“青春偶像”“社会偶像”云云。

从上面所引述的一些历史资料，我想至少可以有这样几点共识：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的作品曾经风靡一时，拥有广大的青年读者群，以至曾经影响过好几代青年的人生。他是用自己的思想艺术魅力赢得读者喜爱的。他是用发自内心肺腑的真实感情，与时代共鸣的感情，感染读者的。他用对人类真挚的深沉的爱，去点燃青年读者的心，唤醒他们的良知、人性和爱。

他的感情，无论是悲哀的，感伤的，痛苦的，激愤的……都是鼓舞人向上的，进取的，追求光明的，向黑暗势力战斗的；更希望人们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因此是一种正义互助献身之情，美好之情。

因为他爱人类，爱读者，他也就拥有了大家的爱和对他的作品的痴迷。他是幸福的！我把这个现象称为巴金对青年读者的第一次冲击波。

---

1 《巴金的生活和著作》，文风出版社，1950年中文版，第68、69页。

## 我的记忆

在我的童年时代，有一件小事曾经深印在我脑中，久久不能忘却：有一个时期，我常常看到大姊倚门坐在小板凳上，聚精会神地埋头看书。有时，整整一个下午，动也不动地在那里读啊读啊，天色渐渐昏暗了，母亲已经好几次呼唤我们吃晚饭，但是大姊仍然端坐不动，却还发出了唏嘘的悲泣声。原来她在读巴金的《家》。她为书中主人公的不幸命运流下了同情的热泪。我当时很诧异，这是一本什么书，何以有这么大的魔力？但这个谜，是在我长大以后才渐渐解开的。

我最早读课外书，是在小学三年级。第一本启蒙读物是《三国演义》。有一次，我在外祖母家度假。那个地方没有别的同龄小伙伴一起玩耍。外祖母看见我一副落寞的样子，忽然想起，说：“你到阁楼上去看看，那里有你舅舅的书，看看有没有你爱看的书！”外祖母没有进过学校，不知道那是一些什么书，但她晓得那是可以让我消磨时光，相当于玩耍一样的。我在那里很容易就找到一套《三国演义》，崭新的，装订成四册，刚拿上手，就被吸引住了。虽然是半文半白，我半懂不懂、囫圇吞枣，却也兴趣盎然地把它读完了。后来几乎每年暑假，只要没有别的书可看，没有别的玩耍，我就会把它重读一遍。可以说是它领我走进了文学殿堂，看到了另一个丰富新奇的世界。从此我看演义小说，看武侠小说。稍长大后，不满足了，开始读新文学作品：巴金、老舍、曹禺、茅盾……然后是鲁迅，外国文学名著。范围渐渐广了，书也渐渐读的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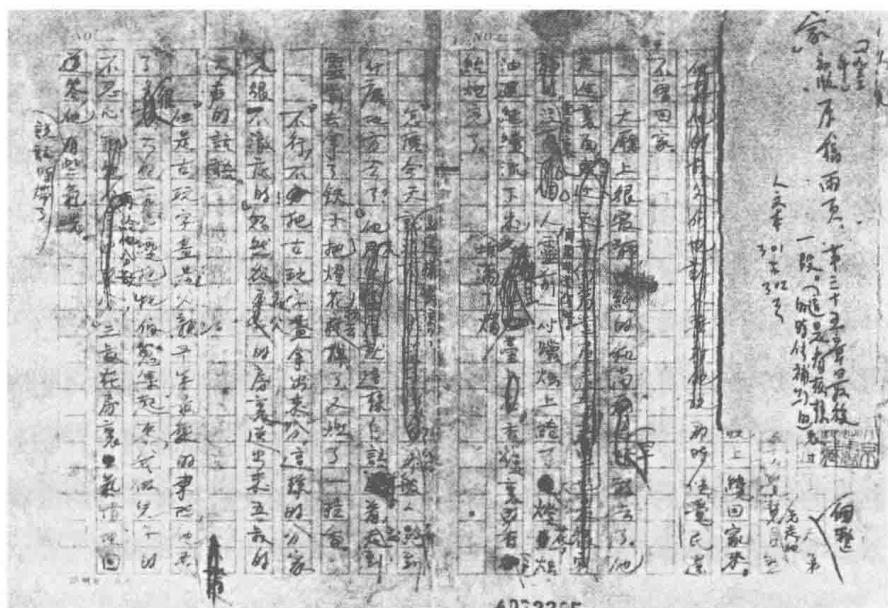
那时，在我家附近，有一所图书馆，是黄炎培先生主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属下的，设在浦东大楼最高层。图书馆规模虽然不大，但比较健全，藏书较丰，够我这个中学生看的了。一个月交两角钱租金，每次可借两本书，随时可换。几年以后，这个图书馆的文学书，我大致上都借阅过一遍。



《家》（开明书店版）第四版封面



刘旦宅先生为巴金小说《家》所作的插图



《家》的手稿早已遗失，这是仅存的几页之一

我从这些图书中，接触到了课堂上没有的知识和道理：历史、地理、社会、人生……我看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广阔、陌生、新奇的世界。我开始懂得了人生的忧患和苦难，人间的是非、善恶和悲欢。比起我自己童年、少年时代经历的清贫困苦的生活要更丰富，更可歌可泣。它使我欢乐，振奋，也使我流泪，感伤，也因此开始编织各种色彩斑驳的梦幻。在那样熏陶感染中，铸造我自己的性格和灵魂，升华我自己的情感和襟怀。这些书中所蕴涵的向往自由、民主，崇尚爱和人道精神，张扬个性解放，反抗专制黑暗压迫……的思想力量实在太大了，长久地深深烙刻渗透在我的思想、情感、血脉之中，决定了我后来一生的命运。

对于我来说，巴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启蒙老师。我是从他那里最早懂得了爱，懂得了爱人类，懂得了人生的目标，应该是使人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是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也许，巴金的作品对中学生更有吸引力些。因为热情洋溢，宣泄苦闷，渴望到更广阔的世界里去自由翱翔，正符合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心怀。巴金就像站在人生入口处的诗人，在呼唤引导着我们。也正如但丁说的那样：“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让我们勇敢地迎接人生的风暴吧！

那时，我不仅狂热地读巴金的书，还买巴金的书。虽然家境清寒，并无余钱可供我买书。我就把每天买早点的钱节省下来，日长天久，铢积寸累，陆续买得一些自己喜爱的书。《灭亡》《激流三部曲》《爱情的三部曲》《火三部曲》《巴金短篇集》……等等，我都曾拥有；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的书我也都有，散失了一些就又设法补买，有的旧版本至今仍还保存着。

当然，随着自己心智的成熟，我的读书范围更广了。但是，巴金的书，的确是我读新文学书的起点，也一直是我最喜爱的。

正因为巴金作品在一代又一代青年中有深远影响，在四九年后